

谋杀在雅典

(法) 热拉尔·德·维利埃 著



MEURTRE A ATHENES

Gerard de Villiers

根据Librairie Plon 1976年版本译出

谋杀在雅典

【法】热拉尔·德·维利埃 著 郑若麟 等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625印张 162千字

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14-0499-2/I·145 定价：3.60元

印数：00001——6500册

内 容 简 介

美国中央情报局雅典站长、美驻希腊大使馆一秘亨利·伊格尔顿在雅典街头被枪杀。对此，希腊政府和美国大使馆皆持消极态度，只是悬赏缉拿凶手。亨利的遗孀不得已而求助于其夫的朋友马尔科亲王。后者几经周折和艰险，终于查明了真相，原来谋杀另有背景，但为此而丧失了几条生命。此书情节跌宕起伏，颇具趣味性和可读性。

第 一 章

“生日快乐，亲爱的亨利！祝你生日快乐！”

在这传统的祝福声中，响起了一阵欢快的掌声。人们闪开一条通道，让亨利·伊格尔顿走向放着生日蛋糕的桌子。蛋糕上插着4枝红蜡烛和6枝白蜡烛。只见这位美国大使馆的一等秘书鼓起腮帮子，一口气吹灭了这10枝蜡烛。

霎时间又响起一阵掌声。这位美国人笑容可掬地直起了身子。

他留着浓密的小胡子，头顶微秃，双眼突出，活象一只大海豹。美国大使馆豪华的大厅里聚集了上百位贵宾。在一片欢声笑语中，从大使到希腊雇员汇聚一堂，庆贺亨利·伊格尔顿的46岁生日。

来宾中走出一位50岁上下的男人。他瘦瘦的身材，留着小胡子，头发稀疏，眼睛总是笑咪咪的。他拿了两杯香槟酒，递给亨利一杯，然后举起自己手中的酒杯，用希腊语说：

“为你在雅典生活愉快而干杯！我希望能在这里庆祝你的50大寿。”

亨利·伊格尔顿和他碰了碰杯，回答道：

“我还以为你出海了呢，马蒂亚基。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儿来啦？”

“是爱琴海的风把我吹到这儿来的！”

马蒂亚基·阿加锡乌将军是希腊情报局的老板。通常从5月份开始，他几乎就在他的帆船上生活。5年前，他在塞浦路斯结识了当时在那里生活的亨利·伊格尔顿，两人很快就称兄道弟了。亨利·伊格尔顿过去在军事援助时期就曾被派到希腊，目前已经是第三次来这个国家了。他自诩他的希腊语讲得和希腊人一样流利。

他一口喝干了香槟酒，马蒂亚基·阿加锡乌也喝干了他的那杯酒。在他们的周围，人们正在品尝着各式小点心和进口的香槟酒。亨利·伊格尔顿觉得他能够结束在南美的使命而重返希腊，实在是幸运。他四处张望，寻找他的爱妻简。简正和大使谈得兴高采烈。她偶一回头，瞥见丈夫笑吟吟的脸，便立即抛开大使，走了过来。亨利已经喝干了第二杯香槟。当人们开始切蛋糕时，简挽住亨利的胳膊，凑近他的耳朵喃喃地说：

“亲爱的，千万别喝太多的香槟酒！”

简这天特地去烫了发，在希尔顿饭店的美容厅整整呆了4个小时。她那金色的秀发衬托着一对清澈的脾子和秀丽的脸庞，益发显得容光焕发，神采奕奕。虽然她的臀部太大，双腿即便穿上了黑袜子也仍嫌太粗，但作为一个40岁的女人来说，她还是很诱人的。她生了两个孩子，仍保持了体形。为了庆贺丈夫的生日，她特地利用外交邮袋，从巴黎购来一件漂亮华丽的黑缎子睡衣。她打算从酒会上回家后就穿给丈夫看。她要让丈夫小小地吃一惊。她仍挽着丈夫的胳膊，看了看表，已经8点45分了。再过一刻钟，他们就将悄然退席。

大使手里拿着酒杯，朝这对夫妇走来。阿加锡乌很自然

地走开了。

大使举起手中的酒杯，说：“但愿在希腊的生活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吉祥如意的，亨利！”

亨利·伊格尔顿笑吟吟地回答：

“但愿如此，阁下。”

亨利的官方身份是大使馆的一秘，但实际上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驻雅典站站长。

他从前任那里继承了一幢幽静的别墅，别墅位于普西希科的中心，瓦西利亚·弗雷德里卡路5号。这里属于雅典市内夫伊利区。这个地方绿树成荫，万籁俱寂，远离市中心的繁华与喧嚣。这幢别墅是美国大使馆的产业，传统上一直由中央情报局驻雅典的首脑居住。

亨利·伊格尔顿对这幢幽静的别墅非常中意。唯一使他忧心的事，是别让希腊的美味佳肴使自己变成一个大胖子。幸亏简严格地控制着他的线条，剥夺了他所喜爱的一切，当然，唯有她本人是个例外。

现在轮到亨利·伊格尔顿的副手唐·理查德来向他的老板敬酒了。他在兰格利^①当了多年的安全官员，至今还保持着某种僵硬的态度，一双蓝眼睛似乎总是在搜寻着可疑分子。大使好象蓦地想起了什么事，他转向这位中央情报局驻雅典的二号人物，悄悄地问道：

“对那桩《雅典新闻报》事件，您至今没有任何线索吗？”

唐·理查德摇了摇头，平平的额头上不快地出现了一条皱纹。他说：

① 兰格利，美国中央情报局所在地。——译者注

“毫无线索，大使阁下。这件事好象是那伙左翼分子干的，他们和情报资料中心有联系，也是艾吉的同伙……”

大使厌恶地撇了撇嘴。菲利浦·艾吉是中央情报局的叛徒，他现在与世界各地的左翼集团合作，到处揭露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各国的情报站站长。一个星期前，雅典唯一的一份英文报纸《雅典新闻报》刊登了亨利·伊格尔顿的姓名、住址、私人电话及个人履历，内容惊人地准确，并揭露他是中央情报局驻雅典的头目。……文章含含糊糊地署名为“希美关系委员会”。

然而，俄国人对这类趣闻是绝对不会一笑置之的。

亨利·伊格尔顿还没来得及插上话，马蒂亚基·阿加锡乌将军已朝他们走来。伴随在他身边的，是一位天生的尤物。在这么沉闷的鸡尾酒会上，这位美女的出现实在令人大吃一惊。

她有一头长长的金发，衬托着挺直的鼻梁；厚厚的嘴唇，露出狡黠的韵味；尤其是那双栗色的大眼睛，秋波顾盼，令人销魂。她身穿天然色调的细布长裙。那双修长的纤手，指甲抹得鲜红……这位光芒四射的丽人穿着尖尖的高跟鞋，比阿加锡乌将军足足高出半头。

若是倒退10年，她一定是位绝代佳人。然而就是在今天，她也有一种魅力，足以使一个最老实的男人想入非非，甚至能使一群男人神魂颠倒。大使惊愕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勉强挤出一副笑脸。尽管这位美女的外貌撩人情欲，但她却总想保持尊严。只是这种高傲的神态被她与生俱来的性感冲淡了。

马蒂亚基·阿加锡乌黑色的眼睛里闪过一丝顽皮的神

情。他对众人说：

“我来给诸位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妻子，一个女同性恋者①！”

大使感到受了侮辱，紧紧地抿上了嘴。唐·理查德彬彬有礼地微笑着，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亨利·伊格尔顿的眼神里露出了一丝笑意。他的希腊同行阿加锡乌在成为将军之前，是个花花公子，向来行为怪僻，嗜好捉弄人。简·伊格尔顿注视着将军，露出责备的神情。马蒂亚基·阿加锡乌很可能会使她的丈夫卷入某些醒眼的丑闻中去！这时，她的丈夫急忙解释说：

“马蒂亚基的意思是说，他的夫人出生于累斯博斯岛。”

阿加锡乌将军放声大笑，对自己的这个玩笑得意非凡。

大使这才松了一口气，重又露出笑容。娜茜卡，这位“女同性恋者”先后把手伸向两个男人，然后拥抱了亨利·伊格尔顿。唐·理查德忽然发现自己竟紧紧地盯着她的胸脯，仿佛要看透她的薄裙似的，不由得大为窘迫。他对自己感到恶心，便走开了，去拿了一杯香槟。

娜茜卡眼帘低垂，似乎对交织在她身上的各种目光浑然不觉。

大厅里的气氛忽然紧张起来。简感到手指尖仿佛已被利爪攫住了一般。在真正的民主制度里，真不应该让这么一位沉鱼落雁的尤物自由活动。亨利·伊格尔顿终于回过神来。他微笑着，用希腊语问道：

① 阿加锡乌将军说的原文是“她是累斯博斯人”。累斯博斯是爱琴海上的一个岛屿，在法文中，这个词的意思为“女同性恋者”。——译者注

“你这个老强盗，是用什么锦囊妙计，弄到了这么一个国色天仙的？”

马蒂亚基·阿加锡乌神气活现地说：

“用我们希腊话来说，就是靠‘蝙蝠的小骨头’。谁能真正了解蝙蝠是怎么飞的呢？蝙蝠的锁骨上有一根小骨头，谁也不知道这根骨头是干什么用的。我并不英俊，也不富有，而且也不年轻。可是我却有一根小骨头……”

所有的人都捧腹大笑。简·伊格尔顿趁机悄悄地拉了一下丈夫的袖子，然后大声说：

“亨利，我们该回家了，孩子们在等着我们呢。”

他们的两个孩子早已上床睡觉了。简希望能把自己的新睡衣穿给丈夫看。

再说，她也不愿意自己的丈夫和那位迷人的“女同性恋者”在一起的时间太长。

阿加锡乌将军在制造了那个惊人效果之后，挽着他这位光芒四射的夫人走向酒柜。大使立即转身问亨利·伊格尔顿：

“看上去您和她很熟？”

亨利微笑着点了点头，说：

“是的，当然很熟，不过马蒂亚基很少和她一起出入社交场合。我认为他们之间有一项君子协定。他只对少女感兴趣。娜茜卡是雅典遐迩闻名的美女。有人说，她是希腊国王的第一个恋人。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当时她还是演员。”

唐·理查德亢奋地转过头去，心驰神往地紧盯着细布长裙下那诱人的臀部。

突然，大使失声叫了起来：

“我的上帝！那儿不正有一个您的朋友马蒂亚基感兴趣的少女吗？瞧，就在酒柜边。”

简·伊格尔顿也惊叫了一声：

“她还光着脚呢！”

三个男人甚至都无暇顾及这一细节。他们对这位少女的其余部分更感兴趣。她长着一张娃娃脸，一头蓬乱的卷发，活象一条鬃毛狗。然而她的其余部分却完全没有丝毫稚气。她的胸脯在T恤衫下高高耸起，简直可以和娜茜卡相媲美。浅蓝色的牛仔褲紧紧地裹在身上，显出滚圆的臀部和修长的双腿。这个陌生少女搅动着酒杯里的冰块，发怒似地撇了撇嘴，稚气的脸上露出忧郁的神情……

唐·理查德说：“她叫阿莉姬，在签证处工作，很抱歉，阁下，我去叫她穿上鞋。”

说毕，他快步朝那位年轻的捣乱分子走去。简·伊格尔顿心中暗想，希腊真是个国家，声誉再好的人恐怕也不能高枕无忧。

宾客们开始慢慢散开了。

希腊人去吃晚饭，而美国人则去睡觉，他们占据了长沙发和火炉边……

美国人无法养成希腊人的习惯，在近午夜的时候吃晚饭。马蒂亚基·阿加锡乌朝亨利·伊格尔顿挥了挥手，挽着他的绝色美女朝外面走去。娜茜卡也摇了摇头，嫣然一笑。这一笑，足以使钢筋水泥也溶化成水。他们夫妇是亨利在雅典的最亲密的朋友。

5年前，他们在塞浦路斯因工作关系而认识了，但很快

他们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时这位希腊人正过着悠闲自在的日子。他酷爱生活，天性开朗，殷勤好客。在希腊军事独裁统治时期，他偃旗息鼓，等待时机。在新政权成立之际，他一举重获了这个举足轻重的职位。

亨利·伊格尔顿告辞了大使，挽着简一直朝门口走去。外面空气清新凉爽。他很惊讶地发现他的司机莱奥尼扎正和签证处那位性感的女职员聊得很起劲！旁边停着他的福特牌汽车。那位少女已经穿上了鞋子，使她的腿显得更修长了……

莱奥尼扎瞥见他的头儿出来了，便抛开那个女孩，急忙走过来，打开黑色福特牌汽车的车门。

亨利·伊格尔顿机械地坐到后排右面的座位上，就象是礼宾司关照过似地。大理石路面上传来了高跟鞋的响声，亨利不由得转过头去。他看见阿莉姬回到使馆里去了。他目送着那一摇一摆的臀部，恨不得自己能年轻20岁。不过，当简钻进车坐到他身旁时，他已经把这个邪恶的念头从脑袋里打发走了。莱奥尼扎立即发动汽车，转向左边的拉锡多路，然后再向左拐，驶上瓦西里亚·索菲亚大街，朝着雅典城的高处急驶而去。他们遇到第一个红灯时，莱奥尼扎忽然转过身来，担忧地问：

“头儿，您是对我说回家去么？”

亨利·伊格尔顿禁不住笑了。莱奥尼扎毫无记性，是个十足的头脑简单的人，然而却是个大好人。以前他曾替大使开过克利斯勒牌防弹车。大使不喜欢他那副心不在焉的模样，便把他让给了亨利。

“是的，我们回家去。”

简轻轻地把头靠在亨利的肩膀上，以免把头发弄乱，然后囁囁低语道：

“亲爱的，我要让你小小地吃一惊。”

“小小地吃一惊？”亨利问，心中感到很激动。简把手搭在她丈夫的腿上。

“你等着瞧吧！”她用神秘的口吻说。

他想了想，一片茫然。这时，福特车驶到两排灰色的简陋楼房之间，人们称这两排楼房为大众民主式建筑。然后，他们来到了莱奥福罗·基菲西亚大街。大街的左面是个小山坡，山坡上绿树成荫。在树丛中，露出一幢幢楼房。这里就是普西希科，雅典城的住宅区。

莱奥尼扎在一家超级市场前停了下来，准备朝左拐弯。居住在普西希科的都是外交官和希腊富翁。这里远离嘈杂而污染严重的雅典市。希腊全国共有850万人，却有300万人挤在雅典！

• • •

黑暗中，隐约地可以看到有一辆灰色的警车停在瓦西利亚·弗雷德里卡路的高处。

亨利·伊格尔顿说：“南斯拉夫大概又在抱怨了。”

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二等秘书最近几次三番提出抗议，因为有一帮身份不明的家伙一而再、再而三地将装着红颜料的瓶子砸在他的别墅墙上。于是，警方加强了对普西希科地区的巡逻，这一带就变得阒无人迹了。十多条禁止通行的街道使这里变成了一座幽静的迷宫。豪华的别墅和花园围绕的雅致

小楼彼此隔开。一家店铺都没有。这些街道的路牌用的都是罗马字，这在雅典是颇为罕见的。

莱奥尼扎放慢了车速，驶离亚斯米昂路，拐入瓦西利亚·弗雷德里卡路。亨利·伊格尔顿的别墅就坐落在这条僻静的小路上。

就在福特牌汽车刚好拐进小路时，路灯蓦地熄灭了。

“瞧，又出故障了！”简·伊格尔顿边说，边蜷缩起身子，紧紧靠着她的丈夫。她噗嗤笑了一声，将手指伸进丈夫的衬衫里，轻轻搔弄着他的皮肤。

“这不能使你回忆起什么吗？”

当年，在肯特大学校园的一条幽暗小路上，停着一辆旧普利茅斯牌汽车，他们就是在这辆汽车里相互认识了。简可是经过一番激烈的搏斗，才把他从一个长着滚圆屁股的姑娘手里夺了过来。

“最好是孩子们已经真的睡着了。”亨利·伊格尔顿说，他已微微有点喘息了。

莱奥尼扎刹住车，调转车头，对准紧紧关着的栅栏门。门内是一座花园，花园那边远远可以依稀看见沉浸在黑暗中的别墅轮廓。他刚把手搁在车门把手上，就听见亨利·伊格尔顿从简的怀抱里挣脱出来，说：

“等一等，莱奥尼扎，我去开门。”

这个希腊人的笨拙真叫人恼火。他总是把钥匙插在锁眼里鼓捣半天才能打开门。亨利推开车门，下了车。夜空中飘溢着玉兰花的清香。他伸手在口袋里摸钥匙。突然，他停止了动作。他发现在别墅门前的玉兰树下有两个人影。由于别墅房门和栅栏门之间的路灯灭了，因此他看不清楚。

开始他以为是一对恋人。别墅区里的佣人们常常借出来透空气的机会相互调情。然而，这两个人影动了起来，朝他走来。是两个男人。亨利骤然感到一阵恐惧。他经历过种种危险，特别是在塞浦路斯。现在，他感觉到危险正在向他靠近。他缓缓地把手伸出来，以免别人误以为他有武器。然后，他朝两个陌生人走去。

无论如何，先要把他们从汽车边引开，因为简在车上。他用英语问道：

“你们找谁？”

两个男人默不作声，只是一步一步地走近。

由于光线太暗，亨利·伊格尔顿看不清他们的脸。其中一人熊腰虎背，异常魁梧，比另一人高大得多，令人印象深刻。当亨利发现他的右手握着一件黑色的玩艺儿时，他顿时嘴唇发干。

他本能地退了几步，靠在汽车上。他没有转过身，竭力保持镇静。他喊道。

“莱奥尼扎！”

在手套盒里有一把装满子弹的柯尔特45型自动手枪。在正常的情况下，亨利·伊格尔顿本来应该有一名贴身保镖。可是大使馆人手不够。

当他的司机从汽车边出现时，那个高大的陌生人朝着亨利举起了手。亨利·伊格尔顿甚至连害怕的时间都没有。火光一闪，一声震耳欲聋的枪声划破寂静的夜空。亨利·伊格尔顿感到脑袋的左侧狠狠地挨了一击。他失去了平衡，倒了下去。他大叫了一声：

“我的上帝，你们疯啦！”

莱奥尼扎吓得魂不附体，他象钉在车门上一般，愣愣地看着这个场面。他张开口，却连一个字也吐不出来。他甚至想不起来钻进汽车去取那把柯尔特45型手枪，或者通过车上的直通电话，马上和大使馆联系。

两个陌生人中的矮个子大声喝道：

“回到汽车里去！”

莱奥尼扎发现自己的肌肉不听使唤了。

他呆在那里，一动不动。

第二枪响了，这一枪伴随着筒的惊叫声。她正想拼命地打开车门。亨利·伊格尔顿感到在心脏哪个部位轻轻地挨了一下，甚至并不觉得怎么痛。他试图钻进汽车，但已无力完成这个动作了。他一下子跪倒在地。那名杀手再次伸出胳膊，打了第三枪，但没有打中。

这时，大街另一端有一个人用希腊语叫道：“回来吧，你们已经把他干掉了。”

莱奥尼扎好不容易才控制住自己的恐惧，他急忙蹲了下来，准备好在那两人经过他身边时给他们一枪。但那两人从他身边飞跑过去。

传来车门关上的声音。他隐隐看到黑暗中有一辆车，接着车发动起来，一下子冲了过去，朝大街另一端开去。

筒跳出福特牌汽车，一眼看见她的丈夫倒在车边，背靠着车门，正挣扎着想爬起来。她一下子扑了过去。

“亨利！”

“瞧，我在流血。”亨利·伊格尔顿说。

筒把手伸向他的衬衫，随即尖叫着又把手抽了回来。手上沾满了鲜血。她竭力控制自己，不要惊慌失措。必须赶快

到医院去！她站起身子，大声斥责司机：

“莱奥尼扎，快过来帮帮我，快点！”

司机绕过汽车跑了过来，嘴里结结巴巴地说：

“他们从那边跑了，他们……”

“我不管这个！”简·伊格尔顿大声喝斥道，“快帮我把我丈夫抬上汽车，他受了重伤。”

司机抓住伊格尔顿的肩膀，笨拙地抬着他，自己先钻进汽车，然后连拉带拽地把亨利弄到汽车后座上。简把他的两条腿弯了过来。两人好不容易才把亨利抬上了车。这时，瓦西利亚·弗雷德里卡路的路灯，就象刚才突然熄灭一样，又突然亮了，这使简看清了丈夫那张苍白的脸和抽搐的鼻翼。她不禁啜泣起来。但哭声只是在她的喉咙里呜咽了一下。她随即歇斯底里地大声尖叫：

“快！莱奥尼扎，快！”

司机很激动，他愣了愣，便猛地把车倒出小路，冲过竖着停车标志的巴齐尔·帕卢路，用发抖的手打开车灯，一时都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然后闯过红灯，拐上莱奥福罗·基菲西亚大街，在空空荡荡的大街上发疯一般飞驰而去。福音医院就在两公里远的科洛纳基区希尔顿饭店对面的皮特拉基街上。

简小心翼翼地抚摸着丈夫的头部，幸好，没有发现她特别担心的枪洞。子弹只是擦破了点皮，这使简松了一口气。她最怕头部受伤。

现在，莱奥尼扎已经转入瓦西里·索菲亚大街。他一路遇到交叉路口时就猛按喇叭。简·伊格尔顿默默地在向上帝祈祷：

“主呵，请别让他死去！”

她朝丈夫俯下身，轻轻叫了一声：

“亨利！”

他没有回答。车里半明半暗的光线使她无法看清他的眼睛。

“快点，莱奥尼扎！”她机械地一再重复着这句话。

司机猛地向右打了一下方向盘，驶入皮特拉基街，紧接着他又转向左边，驶上急诊室的入口。

还没等车停稳，她就跳下了车，一个箭步冲上台阶，用蹩脚的希腊语叫住一位穿着白大褂的护士。

“快，请叫一位医生来！这里有人受了重伤！”

她指了指汽车。护士立刻摘下电话机听筒，拨了几个号，和某人谈了几句，便挂上了电话。她朝着简·伊格尔顿笑了笑，简顿时感到松了一口气。

“大夫马上就到。”

简·伊格尔顿站在那里，颤抖着，浑身冷汗。她走出来。莱奥尼扎等在汽车旁边，手足无措，不知干什么好。

漫长的几秒钟后，两名护士抬着担架床出现了。她们身边还有一位穿着白大褂的男子。他径直走到简·伊格尔顿跟前。

“发生了什么事？伤员在哪儿？”

“快，他在汽车里。他们开枪打了他。他是……”她哽住了，“他胸部中了一枪，流了很多很多血。”

她泣不成声，靠在墙上，以免摔倒。大夫温和地把她扶到一张椅子前坐下，用蹩脚的英语说：

“请镇静一些，一切都会好起来的。”